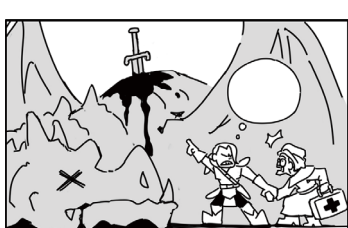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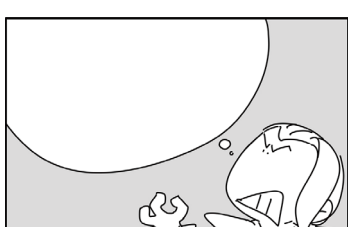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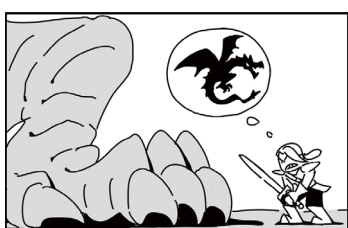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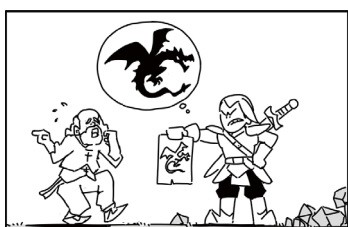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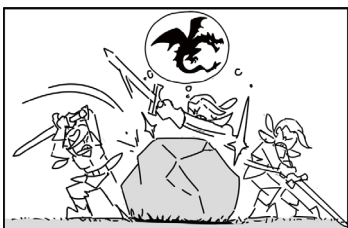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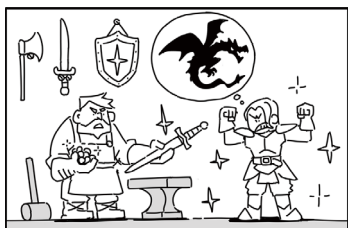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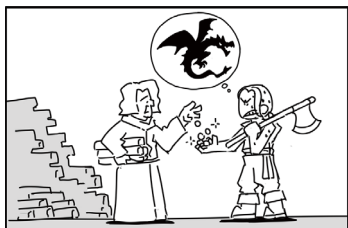


某种现象

执念 绘 | 杨羊羊



噬 祁娇娜

一块警示牌的独白

文 | 瞿杨生

我是一块铁皮，立在这条河边第十二个年头了。每年初夏，当柳条已经垂到水面、芦苇抽出绿剑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来给我重新上漆。有时是穿红马甲的志愿者，有时是街道办的老张，他一边刷一边念叨：“又一年了，你可给我站好了。”所以我的红字永远鲜亮，白底永远崭新，就连去年被石子砸出来的那个坑，也早就补平了。

镇上的人总有变换，可我认识每一个孩子的背影。放学后他们路过我身边，好奇地用手指蹭我身上的漆。其中几个大孩子能完整念出“水深危险，严禁游泳”，但念完后仍隔着栏杆往河里扔石子。我不生气，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贪玩，不是真的想下去。每年入夏前，学校的老师都会带着学生到我面前上一堂安全教育课。

赵叔守着这条河，我每周都见他来河边转一圈，手里拿着个本子，记水位、看护栏有没有缺口。

他每次经过都会拍拍我的牌面，像在问候老伙计。还有那年夏天，一群初中生偷偷翻过护栏，还没来得及脱鞋，村口大喇叭就响了：“河边的几个娃娃，赶紧上来，你们的家长马上到！”那是村主任站在监控室里喊的。他们灰溜溜地走了。

说起来有点好笑，我身上最深的划痕，不是来自顽童，而是来自去年的台风。一棵小树砸在我身上，但第二天就有人把我扶正，重新加固了底座。我身上的每一道新漆，都是有人在乎的证明。我知道，在这条长长的河岸上，像我这样的警示牌还有很多块，每一块背后都站着一些不愿看到泪水的人。

但我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前年夏天，邻镇的一个孩子下到水库里，再没上来。那水库边的警示牌比我新多了，字也比我的大。可孩子说“我就下去凉快一下”。那个消息传到我们镇上时，连续好几天，傍晚来河边散步的人都多了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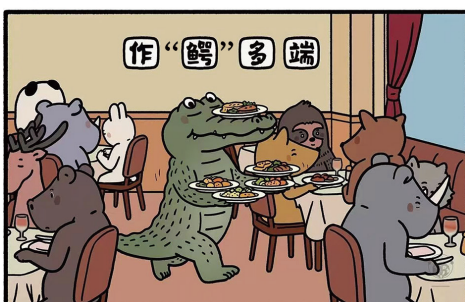
来，大人们牵紧孩子的手，指着我的教育：“看见没有，不能下去！”每听到一次，我的铁皮身体都跟着沉一回。

最让我骄傲的是一个叫小远的男孩。他曾是河边最野的孩子，有一次瞒着大人下水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只是一块牌子，真正出手的是路过的李大爷。他揪着小远来到我面前，让小远把我身上的字抄了50遍。后来小远上了初中，加入了学校的防溺水志愿队，每年夏天举着旗子从我跟前走过。他看见我，笑着朝我敬了个队礼。

天色暗了又亮，河水涨了又落，我还会继续站在这里，看着孩子们长大。我不觉得辛苦，因为我知道，最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夏天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在我面前哭过。下次你路过，若看见我身上泛着光，那是有人在替那些回不来的人对你说：“别下去，一定要平安回家。”

绘心一笑

鳄鱼的优势 绘 | 草木虫



理享人生

你要明白，人家的诗与远方都是一步步走出来的。

绘 | 小黑孩

